

# 重返“火线”，这位社区老书记为何让人心安

本报记者郭敬丹、吴振东

上海战“疫”紧张时刻，65岁的全国劳动模范杨兆顺回到了他最熟悉的社区。

从3月18日起，杨兆顺没再回过家。他带着一床被子“南征北战”，凭着多年社区工作经验，化身“救火队长”，先后支援普陀区桃浦镇5个社区，解决疫情下居民的急难愁盼。

退休前，杨兆顺担任桃浦镇紫藤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近20年。退休后，他依托“上海杨兆顺社区工作室”，为基层社区“传帮带”。如今，与杨兆顺并肩作战的，是他一个又一个年轻的徒弟，以及不断加入的志愿者。

这些杨兆顺口中的“孩子们”，如星火一般，闪烁在各个社区的抗疫一线。“老一辈”和“新生代”，抱有共同的朴素愿望：“关键时刻要站出来。”

## 火速增援：凌晨成立“接管”队伍

杨兆顺清楚记得一个时间：3月27日晚11点26分。手机铃声响起，上级党组织紧急告：“阳光建华城第二居民区居委会干部已全部隔离转运，需要你马上增援。”

身在阳光建华城第一居委会办公室，杨兆顺很冷静：“好，给我几分钟，让我捋一捋。”

阳光建华城第二居民区，常住人口近3000人，第二天就要进行全员核酸检测，“接管”这样一个并不熟悉的社区，杨兆顺首先考虑人手。

“需要各方面的社区工作者，得有善于沟通的，会用电脑的，会开三轮车的，身体素质要好……”从年轻党员到刚刚退休的老书记，杨兆顺心里已经拟好了一份名单。经桃浦镇党委授权，杨兆顺挨个给名单上的人打电话，“根据他们的住址，我先自己算好时间、盘好路线，再通知他们做好准备，几点几分在家门口等车来接，前往阳光建华城第二居民区开展工作。”

不到一小时，这支由9名社区工作者组成的工作专班建成了。

在此之前的9天里，杨兆顺已经这样“闻风而动”了。3月18日晚，他接到紫藤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张斌的电话：“师傅，小区封闭管理了，居民有些恐慌，您能过来压压阵吗？”

杨兆顺自此离开家，带上行李回到他曾经工作过的紫藤苑。紫藤苑是20世纪90年代的动迁安置小区，近8000位居民中超过一半是老年人，困难人群也多。小区突然闭环管理，居民情绪容易波动，社区工作压力较大。



▲3月25日，杨兆顺在居民区巡逻防疫工作。 受访者供图

“我对张斌的工作很放心，我的徒弟我心里有数。”杨兆顺说，自己不放心的是居民，“我想和他们在一起，我必须来”。

紫藤苑、雪松苑、阳光建华城第一及第二居民区、联星丽景苑……近一个月来，杨兆顺已先后支援5个社区。

## “神兵天降”：给社区帮了大忙

无论在哪个社区，杨兆顺都注重发动居民自治的力量。

刚回紫藤苑时，杨兆顺对张斌的忙碌有些“看不下去”——一个人“大包大揽”，负责对接所有事情，手机、座机电话响个不停。

“一个人的精力再旺盛也是有限的，如果光靠个人，迟早扛不住。”杨兆顺把对徒弟的心疼化成工作方法的指正：得招募更多年轻人来帮忙，并充分用好这支队伍。

接着，张斌将新招募的年轻志愿者纳入居民区的防疫志愿者“三级网”：按人员特点进行造册，特别备注了家庭住址和特长，依据

个人特长从各区块选出8个组长，成立全机动组，进行区块治理；每个区块下设3个志愿者小组，分别是医疗保障组、物资保供组、24小时接待组，由小组长建群、管理、发布任务。

理顺了流程，最大限度调动了志愿者的热情，张斌这个“总控”的工作效率不仅大大提高，还能抽出部分时间，去做小区血透患者、孕产妇、老人配药等需求清单的提前排摸与资源协调，真正把所有精力都用在了刀刃上。

在“接管”阳光建华城第二居民区时，杨兆顺同样依靠志愿者的力量。他到物业找了一块黑板，用粉笔写上“本小区紧急招募青年志愿者”，放在小区门口，来取快递等物资的居民都能看到。信息在居民群里广泛转发，很快，报名火爆起来。

一个个挺身而出的凡人，在杨兆顺看来犹如“神兵天降”。依靠他们，我们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工作专班，迅速熟识了块长、楼组长。”杨兆顺说，这支志愿者队伍从无到有，人数迅速破百，年轻人活跃在“秩序维护”“门岗值守”“送货短驳”“检测引导”“政策宣传”等服务点位，各司其职，让小区防疫工作有条不紊地推进。

看着眼前的年轻人，杨兆顺也会想起自己的儿子杨凯。父子俩很久没有见面了，但杨兆顺却感到欣慰。在阳光水岸苑，“80后”杨凯也是一名志愿者。“我什么都做，挨家挨户敲门登记人员信息、维持核酸采样现场秩序、上门送菜送物资……”杨凯说，“父亲是我的榜样，我也不能落后。”

## 不辞辛苦：在“被需要”的历练中成长

在许多年轻居民区书记心里，杨兆顺犹如“定海神针”。“他有一种不屈的精神，好像对任何事都很乐观。”让阳光水岸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俞曙光印象最深的，是杨兆顺那句“有事不怕事”。“任何地方都会有困难，杨书记经常讲，既然你在这个岗位上，那就是你的责任。”俞曙光说。

“我真的觉得自己做的事很有意义。”数十年来，从一名普通的下岗工人，成长为远近闻名的“小巷总理”，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、全国劳动模范等种种荣誉“加身”。“退休后，还有机会为老百姓做事，我真的很快乐。那些疲劳都不去想了，我觉得甜甜的，是一种被需要的满足。”

“不怕事”的杨兆顺，习惯了战“疫”中接起电话就动身，奔向下一个需要他的地方。患有高血压的他，吃泡面、睡地铺或行军床，都不放在心上，但讲起徒弟们在一线的辛苦，65岁的老人立马红了眼眶。

“这些孩子压力太大，忙起来，一天睡两三个小时。有时候居民不理解，冲他们抱怨，他们心里难免委屈。”杨兆顺说，徒弟们见到他，就像见到自己的父亲。“我跟他们说，可以跟我发牢骚，有什么困难，我力所能及地帮助你们。”

火线上最能培养人，杨兆顺特别看重的，还有这些年轻人的成长。最近，华和民祥园急需一名临时负责人组织社区工作，杨兆顺立马推荐了年轻社工庄红青。在杨兆顺看来，这位曾和他一起“接管”阳光建华城第二居民区的战友，思路清晰，工作卖力，吃得了苦，“她现在可以顶上去，牵头一个居民区的运转”。

选苗、育苗、壮苗，“上海杨兆顺社区工作室”开展的“三苗”工程，在社区战“疫”中有了特别的土壤。“在我身边表现不错的孩子，我也把他们纳入我现在的突击小分队里。这种时候的表现，实实在在，装不出来。”杨兆顺说。

如今，杨兆顺依然奔走在各个社区，与自己的徒弟们并肩作战。

本报记者汪军、刘勤兵

无论是接听报警电话，还是用对讲机指挥调度，抑或在电脑上办公，因视力全无而戴着墨镜的张秀昊，只能靠仅剩两根手指的右手来完成。

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天柱县公安局指挥中心，“二指禅”民警张秀昊值班时忙碌的身影，总会让人内心一震。

## 排爆英雄

1998年12月19日，上午十点多，天柱县公安局刑侦中队中队长张秀昊突然接到报案：租住在天柱县凤城镇雷寨村卫生组陈德芳家的罗传政，收到一封恐吓信和三包可疑物品。

“张队长，有人送我三包礼物，还写了一封信。”到了现场，高度紧张的罗传政没等张秀昊开口问及事情缘由，便上气不接下气地领着他和民警李斌上楼。

床前水泥地上，放着三个疑似礼品的包，用印有红色人头像的袋子装着，床上放着一封落款“黑旋风”的信：

罗兄，听人说你在辣子坪发了大财，现我有一事相求，恕不能登门拜访，现送上礼物一件，望小心对……

“既然是送礼物，为什么不留姓名？送礼物为什么又要别人小心对付？里面是毒蛇？不可能，冬天的蛇伤不了人。是毒药？也不至于一闻即死。是炸弹？对！只有是炸弹才要小心对付！”张秀昊脑海中，闪现一堆自问自答。

“李斌，快带群众离开，这里面很有可能就是炸弹！”张秀昊不容李斌争辩，强行将战友和当事人推出房间。

担当与风险，就在这一瞬间。张秀昊小心翼翼将礼品袋中的鞋盒取出，撕下盒子上的透明胶，成功摘除了一枚电雷管。然而，始料不及的是，当他的手触及盒盖另一边时，犯罪分子安装的另一套引爆装置接通了电源。

“轰”……一声巨响，张秀昊倒在了血泊中。

经全力抢救，张秀昊虽然脱离了生命危险，但他的两只眼球被摘除，左手截肢，右手只剩下两根完整的手指，留下终身残疾。第二年，张秀昊被公安部授予全国公安战线二级英雄模范称号。

## “我治好了就去上班”

英模的荣誉属于昨天，失明的悲痛在继续。未来的路该怎么走，张秀昊自问。

2002年8月，凭着右手仅有的两根完整手指，张秀昊借助语音软件，开始通过鼠标和键盘“看世界”。

在学习的过程中，张秀昊遇到的困难是常人难以想象的。有时候，为了完成一个操作，需要一同按下多个按键，像这样的情形，他只能用嘴含着一支铅笔去顶着按键来配合右手。几个小时下来，张秀昊的手指酸胀、发麻，甚至肿痛。

苦心人，天不负。两三个月后，键盘鼠标磨得发亮，张秀昊每分钟已经能打出50多个汉字。借助语音软件，他几乎能够熟练操作电脑。

从重伤昏迷中醒来时，张秀昊说过一句话：“我治好了就去上班。”他始终没忘记这句话。

2007年，在妻子李兰的搀扶下，张秀昊来到县公安局局长办公室，郑重提交了第三次重返岗位申请。张秀昊说，“我才35岁，不甘心下半辈子无所事事。”

2007年11月，张秀昊回到了阔别九年的工作岗位，到指挥中心上班。上台阶，乘电梯，去办公室，进健身房，张秀昊完全可以不用指引，靠着一根盲杖就能实现。民警张先游说，榜样“吴哥”在身边，没人敢说事难办。

## 指挥调度“一把手”

“您好！这里是天柱县公安局指挥中心，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助？”很难想象，接电话的是一位失去双眼和左手，右手仅有两根完整手指的一级伤残民警。

24年前，张秀昊没有倒下，创造了一个奇迹。15年前，他重返战斗一线，让奇迹延续。现在，他在天柱县公安局指挥中心，被大家称为“一把手”，是名副其实的负责指挥调度的一把手。

哪里有重大警情，哪里就有张秀昊专业且迅速的指挥调度，全县17个乡镇130个村，他的指挥调度能够实现“指哪打哪”。当“视界之门”被无情关闭，张秀昊的触觉较常人更敏锐，通过长时间磨炼，他能很敏捷捕捉到左肩上对讲机的声音。天柱县公安局党委委员陶政军介绍，天柱县的大小村落、行政区划，已经在张秀昊的大脑中形成一本地图，只要报出一个地名，他就能精准了解周边情况。

黔东南州公安局指挥中心负责人龙再敏是张秀昊的初中同学，也是他的老战友。在龙再敏的印象中，“他不认命，只认警察这个职业”。

# 疫情下，一名女花脸的方寸“舞台”

本报记者于力、洪可润、郭翔

晚上8点半，任思媛准时坐到自家桌前，开启直播。一双灵动的眼睛、圆圆的脸庞，扎着可爱的丸子头，身着一件蓝色衬衫，头戴着大大的黑色耳机……

“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……”随着京剧伴奏声起，粗犷浑厚的唱腔从任思媛的嘴里喷薄而出。这天，任思媛表演了京剧《铡美案》的选段，洪亮宽阔的嗓音通过直播传到早已等候多时的近千名隔屏“看戏”的观众耳中，不少粉丝在弹幕中为她叫好。“厉害了这个小丫头”“思媛花脸唱得比男人都好”“这才是真正的国粹”“你是第一个让我为京剧停留的”……粉丝们毫不吝啬对她的赞美之词。

35岁的任思媛是大连市京剧院一名青年花脸演员。2020年4月开始，任思媛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，利用晚上时间开启了京剧抖音直播，成为目前全国唯一一名在抖音直播的女花脸演员。

## 从五光十色的大舞台到方寸直播间

生活中青春靓丽的任思媛在舞台上主攻铜锤花脸，扮演的不是青衣、花旦，而是与她现实形象反差极大的净行。

任思媛在抖音直播不过是一次偶然为之。2020年初，受疫情影响，大连停止了线下演出等聚集性活动。“但我们京剧演员停演不停功，每天下午一点要跟琴师在一起吊嗓子。”任思媛说。

此前在抖音上发布的一些唱戏视频让任思媛有了不少粉丝，他们建议任思媛练习时打开直播，“没想到一次偶然的直播，竟然有不少戏迷涌进直播间。”任思媛说，“这么多人喜欢在抖音上听我唱戏，直播间又何尝不是我的舞台呢？”

2020年4月，任思媛正式开启了主播生涯。“粉丝在弹幕点什么，我就唱什么。”任思媛说，“每次不间断唱三四个小时。”慢慢地，她找到了直播的节奏。

随着观看直播的人越来越多，她就将隔天改为每天直播，并把时间固定在晚上8点半。

“我做抖音直播，就是唱给喜欢听戏的人。”起初她只演唱自己的本工唱段，但随着



▲任思媛饰演《锁五龙》中的单雄信。 受访者供图

《赤桑镇》，让校长相中了这个“小戏骨”，为她减免了部分学费。

在辽宁省艺术学校，很多小女孩学艺会选择旦角，在舞台上扮演游园的杜丽娘、刎颈的虞姬、醉酒的杨玉环。而父亲别出心裁，偏偏让她选了花脸。

花脸也叫净行，在京剧里代表粗犷、威武的男性角色类型，要勾画脸谱。任思媛唱的是铜锤花脸，代表性人物是包拯、徐延昭等。

舞台上任思媛塑造最多的角色是包拯。快人快语的她说，“喜欢花脸可能源于我直接、爽快的性格。”

沈阳求学是她第一次独自离家在外。每天清晨六点就爬起来练功，踢腿、压腿、扳腿、下腰……“经常一个姿势，稍微一动，师傅的棍子就打下来。”任思媛说。

面对艰苦的学戏之路，任思媛也动摇过，给父母打电话要回家。但母亲问她“回家以后就不能学京剧，你确定放弃吗？”

任思媛深知求学机会之不易，半年后，她慢慢适应了学校的生活。

花脸演员为了勾脸方便，会把头发全部剃光。任思媛进校第一次彩排汇报就剃了光头，剃头那天，她哭得伤心。主教老师杨吉松在学校操场见到剃光头的任思媛，竖起大拇指说：“整个操场，任思媛最美！”

这一剃，就是6年，顶着光头，任思媛度过了13岁到19岁最美的少女时代。

光头也给她带来不少不便：她常年戴帽子，被人误认为男孩，一次她去公共卫生间忘了戴帽子，有个孕妇直接被吓跑；暑假她在家门口的公园练功，有人问她母亲：“你家孩子得了什么病？”；甚至和女同学走在一起，被家长误认为是“不良少年”。

任思媛的师父，裘派花脸的传人李长春先生今年83岁，专门看过弟子任思媛的直播。他说，“我上了年纪，不是很懂抖音直播，但借助互联网的影响力来弘扬国粹，这条路是对的。”

以为早恋……

直到2006年，任思媛来到沈阳师范大学戏剧艺术学院就读本科才开始留头发。在勾脸的时候用头布把头发包在里面，这样既不影响舞台表演，生活中她又可以做一个花季少女了。

## 不纠结舞台大小，只要能抖搂出自己，就是好舞台

作为大连京剧院的专业演员，任思媛做直播顶了很大的压力。在直播为她带来关注和赞美的同时，各种质疑之声也纷至沓来。有人认为国粹不应该走下大舞台。但任思媛不为所动：“我不纠结舞台大小，不管是在大舞台上，还是小小的一方直播间，只要能服务到爱听戏的观众，能抖搂出自己，抖搂出京剧，就是好舞台。”

高效地做好时间管理是任思媛的新课题。她做直播之后，不再追剧、减少了吃饭应酬、很少逛街，把娱乐休闲的时间放在了直播上。“舞台是我根本，直播是一种宣传手段，这两份工作都是围绕我热爱的京剧艺术，虽辛苦，但乐在其中。”任思媛说。

“我虽然是专业的京剧演员，但在全国知名度并不高，通过直播，让很多曾经不知道我的人了解到，大连京剧院有一位女花脸，名叫任思媛，这在某种程度上，提升了我自己的知名度。”任思媛说，直播间也成了大家了解大连京剧院的一个窗口。

任思媛说，大连京剧院的宏济大舞台，每周六下午三点都会有京剧演出，剧场能够同时容纳六七百人。“做了两年的京剧直播，已经有很很多直播间的粉丝，盼着疫情早日过去，到大连看一场我的现场演出。”

“这戏腔绝了”“就是这个味”“00后准时来报到了”……最令任思媛惊喜的是，有不少年轻网友偶然划过她的直播间，被京剧所吸引。更多年轻人从她的直播间了解京剧、爱上京剧。任思媛认为，京剧的观众出现了断层，而新媒体平台恰好补足了这一短板。“京剧演员不仅是京剧艺术的媒介，还要做京剧艺术的销售员。”

任思媛的师父，裘派花脸的传人李长春先生今年83岁，专门看过弟子任思媛的直播。他说，“我上了年纪，不是很懂抖音直播，但借助互联网的影响力来弘扬国粹，这条路是对的。”

2022年4月，任思媛直播已满两周。

</